

剑 三 姐

冯媛 郭爽 / 原著
苍泱 / 改编

歌仙三姐胆色过人，
渔郎阿牛俊朗深情，
舞姬丫头痴痴守候，
财主少爷默默付出……
纠结中凝结真情，艰辛里渗透幽默，
一段段爱恨纠葛围绕年轻人从此展开……



荆王姐

冯媛 郭爽 原著
苍泱 改编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三姐 / 冯媛, 郭爽著; 苍泱改编. -- 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-7-80251-799-8

I. ①刘… II. ①冯…②郭…③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62845号

Copyright © 2012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刘三姐

原 著	冯 媛 郭 爽
改 编	苍 泱
责任编辑	方小丽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	20
字 数	338千字
版 次	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香河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80251-799-8
定 价	28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小说《刘三姐》创作团队成员

总 策 划：陈 刚

总 监 制：郑俊康 向 勇

总 指 导：苏海棠 张 虹 曾 艳 刘莉玲

出版策划：王 俊 陈黎明 范 颖

出版统筹：吕猛椿 钮沭联 左艳荣

封面摄影：贺肖华

原 著：冯 媛 郭 爽

改 编：苍 泱

目 录

第一章 绣球井巧遇憨阿牛 柳江夜勇救俏孔雀

唱歌惹事 / 1

招考风波 / 5

冤家路窄 / 9

凤凰出逃 / 12

第二章 刘三姐江边遇追捕 小孔雀乐坊考舞姬

虎头动土 / 14

二救三姐 / 17

巧考舞姬 / 20

挑战规章 / 23

第三章 昏庸州官痛拔烂牙 机智三姐巧改陈规

对簿公堂 / 26

虎口拔牙 / 30

不告而回 / 33

第四章 一对活宝屡出阴招 五朵金花共证牛毛

一牛百毛 / 37

唱出选票 / 40

河东狮吼 / 44

第五章 情切切阿牛微露意 心痴痴天赐半出神

考验考验 / 49

天赐“灵”儿 / 51

青山遇仙 / 55

封山绝路 / 57

第六章 仙乐飘飘起死回生 烦恼种种颠三倒四

山歌姑娘 / 59

声东击西 / 61

起死回生 / 64

有心栽花 / 68

第七章 假布衣刘家呈金筷 真渔郎老宅现锄头

交个朋友 / 70

喝口咸茶 / 72

天赐金筷 / 74

渔郎提亲 / 76

第八章 情人有情左右为难 秀才无才前后跋扈

左右为难 / 79

以一敌三 / 82

山歌长乐 / 89

第九章 爱郎心切舞姬伤足 护妹情深歌仙纵酒

天降横祸 / 93

同病相怜 / 95

欲罢不能 / 98

第十章 入深山智取腊泉水 进莫府勇护小孔雀

尽洗尘垢 / 102

巧取泉水 / 104

伤鸟回笼 / 107

勇护孔雀 / 109

第十一章 白双霜单挑长乐坊 莫怀仁独霸进山桥

古榕漾春 / 112

驸王造访 / 115

三姐免战 / 116

父子异好 / 118

财主封桥 / 119

第十二章 刘三姐慷慨赴歌会 阿牛哥糊涂失知交

见财起“意” / 122

莽撞失礼 / 125

误会伤心 / 127

第十三章 明大义三姐斗歌王 识廉耻双霜还奖金

误信传言 / 131

颠倒胜负 / 133

真相已明 / 134

登门造访 / 136

开诚交心 / 137

第十四章 土财主买回三姐桥 糊涂官下达禁歌令

财断归路 / 141

银子救父 / 144

狼狈为奸 / 146

欲歌不能 / 149

第十五章 莫天赐入狱交朋友 刘三姐唱歌救情郎

柳江暗哑 / 152

图圈寄情 / 154

真假不明 / 157

是非衙门 / 159

第十六章 神鸟化鸡州官肆暴 因爱成仇舞姬反目

同心公理 / 161

神鸟现身 / 164

恩爱情仇 / 165

血火山江 / 168

第十七章 争自由情人投柳江 为新政志士贬柳州

悬崖夜幕 / 170

平民刺史 / 173

希望如丝 / 176

真情如缕 / 178

第十八章 献吉祥鹦鹉喊冤枉 解刁难阿三说四时

鹦鹉喊冤 / 180

小人用诈 / 182

四时妙说 / 185

第十九章 认义女刺史惜璞玉 诱孔雀管家逼丫鬟

名淑规划 / 189

管家阴谋 / 191

步步紧逼 / 193

反躬救友 / 196

第二十章 愠吝父忍痛买通文 明理儿据义设陷阱

封闭训练 / 199

智驳通文 / 201

妙设陷阱 / 204

第二十一章 同病联手巧取证据 情敌相见形同陌路

形同陌路 / 208

心诚不灵 / 210

一探白府 / 213

薄情寡义 / 215

第二十二章 寻旧人相逢不相识 辨真歌民间有高手

真歌之争 / 217

民间高手 / 219

曲里有情 / 223

- 第二十三章 审管家重开禁歌令 下战书情为失忆人**
从实招来 / 226
改头换面 / 228
回头无路 / 231
“天机”泄露 / 233
- 第二十四章 还旧貌已胜情难再 换新颜虽负意却坚**
新歌难唱 / 236
旧人似无 / 238
抽丝剥茧 / 241
离家出走 / 242
- 第二十五章 几多奈何几分伤心 如许痴心如此无情**
浪迹天涯 / 245
峰回路转 / 247
真相大白 / 251
- 第二十六章 爱财如命见死不救 质直胜木甘心为奴**
见死不救 / 255
救之不得 / 257
甘心为奴 / 259
莫刀小试 / 261
- 第二十七章 供认不讳孝子被罪 迫于无奈贞女求荐**
晴天霹雳 / 265
忘死舍身 / 267
父债子偿 / 269
羊入虎口 / 270
- 第二十八章 一箭双雕双霜设计 不宜嫁娶大姐妆神**
一箭双雕 / 275
劳燕分飞 / 277

金花出题 / 280

不宜嫁娶 / 282

第二十九章 将计就计偷天换日 顺风顺水李代桃僵

偷天换日 / 286

移花接木 / 289

量身定制 / 292

李代桃僵 / 294

第三十章 尘埃落定携手服刑 铅华洗净从容出尘

尘埃落定 / 296

依依惜别 / 298

新生气象 / 300

歌仙回归 / 303

第一章

绣球井巧遇憨阿牛 柳江夜勇救俏孔雀

唱歌惹事

绣球井初夏的清晨，微红的晨曦泛起在天际，袅袅炊烟零星地升起。“吱呀呀”的一阵开门声后，几个小媳妇儿便揉着惺忪的睡眼，端着一大木盆的衣物，沿着城中曲曲绕绕的石子路，一步一挨地朝柳江岸走去。此时的江面弥漫着淡淡的雾，江上细细的竹桥在雾中若隐若现。江水淙淙，汨汨作响，滑过偶尔突起江中的鹅卵石，又静静地向远方流去。江边山峦连绵，苍翠起伏。微风过处，山上火红的杜鹃稍露了一下娇色，又隐入山岚，像极了石子路上这些时而被房屋遮蔽的小媳妇儿。

小媳妇儿们趑到江边，就懒懒地在石头上坐下，掬起一握江水拍在脸上。清冽的江水激得她们一阵寒噤，头脑霎时清醒，互相望了望，便忍不住哈哈大笑。爽朗的笑声响彻西南小镇的宁静上空，透着新一天的生命与活力。

忽然，她们停住了笑，愣愣地望着江雾深处。

柳江处处山花香，江水清清透心凉，山风不知人心事，全靠山歌出胸膛……

那里，一阵歌声高高低低地流泻而出，像山谷间荡漾的轻灵的风，又像柳江里游动的迅捷的鱼。说不尽的清亮婉转，又有一种道不出的刚毅铿锵，如同唱到了人的心坎上。小媳妇儿们一动不动，神色安详。

山歌就是红果果，结在心头喜与愁……

在又一阵歌声中，一叶竹排缓缓荡出，一个年轻的女孩儿撑着长篙渐行渐近。

女孩儿大约十七八岁的模样，个头不高，但体态匀称。她挺拔地迎风而立，鬓边的发丝被江风吹起，衬出少女少有的飒爽。虽是普通壮族女孩儿的装扮，但皮肤很白，透着健康的红润和甜美。她的大眼睛原本含着笑意注视着江水远处，但双眸转向发呆的小媳妇儿们时，眼光忽闪，流露出一股与众不同的聪慧机灵劲儿。

若有旁人想摘尽，定是徒劳又白忙……

女孩儿旁若无人地唱着山歌重荡进江雾中，小媳妇儿们回过神来，叽叽喳喳议论开了。“这女娃是谁呀？长得怪好看，山歌也怪好听的呀……”“没见过呢，新来的吧？”“来了一段时间了，她还有个哥哥呢……”零零碎碎地，小媳妇儿们拼出了对女孩儿的初步印象：刘三姐，和一个叫刘二的哥哥相依为命，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。砍柴、采茶、纺纱、染布，无一不会。最拿手的就是唱歌，随时随地都能唱出山歌。“唱歌惹出官司了吧？”一个小媳妇儿的话让大家噤了声，纷纷低头拿起棒槌“认真”地捶衣服。

“唉……”不知谁轻轻叹了一声，小媳妇儿们不自觉地抬头看着刘三姐远去的方向，不知是羡慕还是担忧。会唱好听的山歌是壮家女孩梦寐以求的天赋，可是因为唱歌得罪财主老爷，落得有家不能回的也不少。这个姑娘这么能唱，给自己惹了麻烦也不好办呀！

“柳江处处山花香……”不知谁学刘三姐忽然唱了一句，结果被旁边的小媳妇儿溅了一脸水，“哎哟，你就别吼了，鸡皮疙瘩哟……”此言一出，大家都“咯咯”地笑了，刚才小小的惆怅一扫而光。

“定是徒劳又白忙……”刘三姐哼着歌在临着江边的一棵老榕树下系好竹排，一个又瘦又高的男人已站在一座残破的高脚老宅下等她。“哥！”刘三姐看到刘二便开心地迎了上去。刘二没有吭声，走在前头推开了老宅的门。屋里灰尘乱飞，呛得他一阵咳嗽。刘三姐赶紧上去替他拍背，却被刘二不高兴地推开了：“刚才你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？一唱起歌来，连魂儿都没有了！临走前，你怎么答应我的？”

刘三姐一笑，伸出食指在自己的嘴上做了一个“封口”的手势，调皮地眨着眼睛。

“你怎么就不长记性？你忘了你……”刘二话匣子刚要打开，就被刘三姐赶紧关上：“好了好了，哥哥你别再说我了，我保证不会再犯了！”

刘二看着笑得很甜的刘三姐，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

“哥哥，这就是你说的那所老宅么？”刘三姐好奇地四下打量着老宅。老宅显然年久失修，落满灰尘，蛛网百结，桌椅板凳都是残破不堪。一抬头，还可以看到房顶漏了一个大洞，阳光从洞中肆无忌惮地透了进来。

“对，好好看看吧，这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了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！”刘二半生气地埋怨，刘三姐却没有在意，她仰头让脸庞承接着和煦的阳光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一脸灿烂：“没

问题,比我们以前住的地方还要宽敞呢,稍微收拾一下就能住了,今天我们先凑合一晚,我明天就把房顶的漏洞补上……”

“小妹,你给我跪下。”刘二打断刘三姐的话,刘三姐疑惑不解地看向哥哥,但脸上仍是笑容。

只见刘二从包袱里拿出两个牌位放在供桌上,满脸严肃:“爹娘的牌位在这儿,你跪下!”

“……你说你一个民家女,没权没势,好端端地为什么要唱歌惹恼那些财主老爷们?我们跟他们那是一样的人吗?”刘三姐刚跪下,刘二就运了口气,开始说道,“我们这样的人,就应该本本分分,老老实实,低着头,夹着尾巴做人……你你你……你说你怎么敢?你还敢唱什么‘财主骂,半夜踢出害人脚’……还有什么什么……”刘二说不下去,刘三姐忍不住唱道:“财主骂,半夜踢出害人脚,踢我不着偏要唱……”

“你你你……你还敢?”刘二气得一下子跳了起来。刘三姐立刻捂住嘴巴,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,还做了一个坚决不敢的手势。

“真是气死我了,你一唱歌我就心口疼……总之,如今这所老宅是我能想到的最后一个落脚的地方了……”刘二捂着心口坐下,刘三姐看到哥哥痛苦的样子,难过地低下头,咬着嘴唇思索片刻,抬起头,伸出右手中间的三个指头起誓:“对不起,哥,都是我不好。爹!娘!不孝女刘三姐今天当着爹娘的牌位起誓,从今天起,三姐我再也……再也不开口唱歌惹事了。”

刘二叹了口气:“你能说到做到才好……起来吧。”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本子。刘三姐见状脸色大变,心中大呼不好,就想开溜。

“小妹,你知不知道因为你,连哥哥我都无法尽孝啊!”刘二开始他的老生常谈,“俗话说得好,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……”刘二慢慢地翻开账本,上面画着三头牛和两条牛腿。“你也知道,要想娶一门亲事,最少也要四头牛的聘礼,咱们家家境并不富裕,哥哥我起早贪黑,披星戴月地做事,好不容易攒到了三头半牛的时候,你却唱山歌得罪了西江县的大老爷。为了上下打点帮你了事,哥哥只好拿出两头牛的钱来替你疏通……就这样一而再、再而三,原本有的三头半牛就只剩下最后两条牛腿了……”

刘三姐瞪着眼睛看着哥哥,看着他的嘴不停地张张合合,慢慢地听不见声音了,只有那张嘴还在不停地动……“哥哥,不要再说了,不要再说了,不要再说了……”刘三姐心中千百次地呼唤,刘二却沉浸在了关于牛腿的回忆之中,滔滔不绝。终于,刘三姐腾地起身了:“哥,该吃饭了!”

“吃饭?”刘二一脸茫然。

“对啊,你不饿吗?”

“嗯,你这么一说,我好像是有点饿了……”刘二揉着肚子一脸痛苦,刘三姐赶紧站起身,扶着哥哥坐到了床上。

“哥，你先歇着，我去收拾收拾，做饭，一会儿就有饭吃了。”刘三姐一溜烟地跑开忙去了，刘二偷眼看着她，不由得又叹了一口气。

过了一会儿，刘三姐跑了回来：“哥，早饭做好了，你吃了吧。不过柴火不够了，我上山砍些柴马上就回来，你好好歇着！哦，再到集上买口锅。”说到去集市，刘三姐心情大好，张口又要哼歌，但立刻捂住嘴巴，睨了一眼刘二。刘三姐调皮一笑，念咒似的重复着“不唱歌……不惹事……不唱歌……不惹事……”背上背篓，抓起斗笠走到门口跟刘二道别。

“带上斗笠！还有，记得……”

“不唱歌，不惹事！”刘三姐不等刘二说完，便飞了出去。

绣球井的街头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常。除了买卖东西的，空地上还有姑娘、小伙三五成群，尽情唱歌、跳舞，引得不少人围观，叫好。

“让一让……让一让……”刘三姐背着背篓，穿梭在人群中，但经过跳舞唱歌的姑娘小伙时，她忍不住停下来，目不转睛地看，双脚打起了拍子，不由自主地要挤上前去。忽然，她想起了“咒语”，只好退后一步，摇了摇头，向集市中卖锅的地方走去。

这天卖铁锅的人不多，刘三姐观望了一会儿，便朝一位看上去憨厚一点儿的叫阿猪的小伙子走去。阿猪的锅内外光滑，厚薄均匀，没有砂眼，算得上好锅，刘三姐掂掂锅暗暗点头，却满脸不在乎地问：“这口铁锅多少钱？”

“五个铜钱。”

“五个铜钱？这么贵！便宜点儿好不好？”刘三姐故作吃惊，阿猪懒懒地说：“那你说多少钱？”

刘三姐并不答话，很“认真”地在身上摸了半天，最终摸出两个铜钱，伸手摊在阿猪面前，灿烂地一笑：“两个铜钱！”

“两个铜钱！那你不如去抢呢！”阿猪不满地抢白，刘三姐笑嘻嘻地一撇嘴，悄悄嘟囔：“你东西卖得这么贵，比抢还厉害……”

这时，一群头戴面具的人从刘三姐身边挤过，刘三姐猛回头，却不小心将其中一个人的面具碰掉在地。刘三姐赶紧弯腰去捡，又和那人撞了个满怀。

“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刘三姐赶忙捡起面具连连道歉，谁知那人也连声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……”刘三姐觉得有意思，仔细看了那人一眼。小伙子高鼻梁，深眼睛，皮肤黑黑的，阳光健康。

谁知那人也正盯着刘三姐看，二人四目相对，忽然都不好意思起来。“阿牛，今天玩得开心呀！”阿猪这时候突然跟小伙子打招呼，阿牛应了一声匆匆接过面具，转身走开，走了几步，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刘三姐，刘三姐对他粲然一笑，阿牛也笑了笑转身离开。

就在此时，集市上热闹的人群忽然分开了一条路，整条街似乎都安静了下来。

刘三姐好奇地四处打量,只见一队穿着薄纱素服的年轻女子迎面鱼贯而来。女子们有的手上拿着乐器,有的佩戴着舞具,都微低着头,视若无睹地快步走向集市旁的一座庭院。

刘三姐被这队奇异的人群吸引,禁不住跟着这些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子走了几步。

庭院里传来整齐划一的女子歌声,响遏行云,如同天籁。庭院里的歌伶舞姬们正在排练,霓裳飘飘,广带轻舒,那种高贵、优雅令人不可追攀。

庭院外,集市小空地上的民众歌舞仍在继续,狂野、奔放,热烈,让人心驰神往。

刘三姐听着、看着两边的乐舞,不由得痴了。

“你怎么真抢我的锅?”就在刘三姐发呆的时候,阿猪一把夺过刘三姐手中的锅,把刘三姐从痴想中拉了回来。刘三姐连连道歉,又盯着庭院里的人追问:“小哥,这是什么地方?那些唱歌的是什么人?”

“这儿?这是官府的乐坊,那些都是乐坊很有名的歌伶和舞姬。”

“歌伶和舞姬?是供那些大官和老爷们消遣的伶人?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阿猪鄙视地看了刘三姐一眼,那神情分明是说这点儿常识都不懂。他干咳了几声,清清嗓子,摆出了一副教授的样子,“她们是从民间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,在乐坊学习音律,早晚是要送到朝廷上去的,就连官老爷对她们都是极敬重的,在我们绣球井,这些歌伶舞姬出街,官轿都要停下来绕道而行呢。”

“真没想到绣球井这个地方,这样敬重唱歌的人……”刘三姐痴痴地感叹,阿猪又不屑地“切”了一声,拿着锅走开了。

刘三姐禁不住寻着歌声,下意识地向着那座庭院走去。

招考风波

庭院里的情景比远远看到的还要热闹。门口,一群人围着一张告示指指点点,吵吵闹闹,“你行我不行”地讨论着。刘三姐也好奇地挤进了人群。

人群中,一个人正在一卷轴上登记人名,另一侧,有三个人坐在一条长案的后面,跷着二郎腿,悠闲地喝着茶。“我也要报名,把我的名字也写上……还有我,我也要……”人们纷纷挤向那个登记的人。

刘三姐看见登记了人名的,都领到了一块小木牌,赶紧拦住一个叫阿龙的人询问:“请问,为什么要把名字写到那卷轴上去?”

“乐坊要在民间选拔歌伶和舞姬,想报考的都要在这里跟那个登记乐师报上自己的名字,领进场唱歌的资牌。”

“什么样的人才能考上歌伶?”

“那当然是唱歌唱得最好的!”

“这么说，我能听到绣球井最好听的歌声了？”刘三姐很是兴奋。

“那……倒也未必……”阿龙意味深长地沉吟。

刘三姐怪道：“这又怎么说？”

“乐坊选拔伶人的考试每三年一次，所以报名者众多，你看，这些人大多是来应试的。”

“这么多人啊……”刘三姐看着挤挤挨挨的人头一脸茫然。

阿龙点点头，指了指另外三个喝茶的人说：“没错，所以这考试啊，也分一二三等，初等考试是由乐坊的赵、钱、孙三位乐师招考，通过考试者进入二试。二试由朝廷任命的乐官监考，通过他们的考试才能进入三试。而三试则需到州府衙门会试，考官更是府道州堂的各级官员和明绅雅儒共同担任，要想经过这层层选拔，最后真正能考入乐坊之人，则是寥寥无几啊。”

“啊，这么严格的考试，那最后留下的人一定是最好的。”刘三姐很是向往。

“唉，不是跟你说了未必如此啊……这里面的事情……你应该知道的吧……”阿龙又意味深长地盯着刘三姐的眼睛，伸出右手做了一个掂铜钱的手势。

刘三姐看着他的手势，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：“什么意思啊？”

“唉，你多看看就知道了。”阿龙无语了，眼光转向考试现场。

“山茶……”登记乐师唱名之后，一个小姑娘怯生生地走到了三个乐师的面前。

“你是来考伶人的？会唱些什么呀？”赵乐师问。

“山歌。”山茶声音很低，赵乐师不耐烦地问：“什么？大点声。”

“山歌。”

“唱来听听。”赵乐师不屑地哼了一声，拿笔在名册上勾了一下。

“好，我唱一首《壮家姑娘歌》。”

壮家姑娘十指巧，采茶绣花时时忙，山上采茶露正浓，灯下绣花月如霜。采茶采得茶花开，绣花绣出山岭白。又有山歌一阵阵，阿哥抱花送茶来。

一唱歌，山茶的胆怯就褪去了，她的歌声动人，双眼也闪着动人的光。围观的人们被她的歌声感动，不住地点头鼓掌。刘三姐也禁不住使劲地拍手。

“好了，可以了。”山茶才唱了几句，赵乐师就打断了山茶的歌声，转向另外两位乐师问道：“你们二位觉得如何啊？”钱乐师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说：“你的声音还马马虎虎，但是唱起歌来……怎么说呢，我感觉不到你的用心啊。”

“用心？”山茶一脸疑惑。

“是啊，唱歌是要用心的，不用心唱出来的歌怎么行呢！哎呀，跟你说这些你一时也不会明白，回去慢慢领悟吧。”钱乐师说完又拿起茶碗，孙乐师在闷头睡觉，只是抬起一只

手挥了挥。赵乐师就吼了一声：“轰出去！”

“有没有弄错啊，唱得这么好，却要轰出去。”刘三姐愤愤不平。

阿龙笑笑：“这算什么，比这好的也轰出去不少呢。”

“那……那他们要找唱得多好的才可以？”

“唱得多好？你慢慢看吧。”阿龙话音未落，一个浓妆艳抹的贵妇大婢走到赵乐师面前，将自己的乐牌扔到长案上。

赵乐师抬头一看，吓了一跳，直接就要喊“淘汰”，身边突然有人递上一封书信。赵乐师看看书信的封面，立刻笑容可掬地凑上去柔声询问：“这位姑娘，你想唱什么呀？”

“官乐辞赋。”大婢操着一副公鸭嗓子粗哼哼地回答。

赵乐师一听这声音吓了一跳，但还是勉强挤着笑容。

“奴家准备了一首……”大婢扭扭捏捏地开口，赵乐师边把信封递给钱乐师，边说：“不用了！不用了！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了解了，你二位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通过！”钱乐师宣布，孙乐师还在昏睡，伸出手摆了摆，又做了个轰出去的手势，赵乐师赶紧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凑到他耳边：“州府林大人的侄女……”

孙乐师抬头眯眼看了看，又低下头，改为竖起大拇指。“通过！”赵乐师满脸开花似的宣布，大婢大喜过望，哼着极难听的小调一摆一摆地走了。

刘三姐彻底懵了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我说吧，未必！”阿龙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。

“这也太不像话了。”刘三姐说着挤到了登记乐师跟前质问：“你……你们是怎么考的，唱都没唱就可以……”

登记乐师头都没抬。赵乐师走过来：“你唱得好啊？那先唱一句听听。人人都以为自己是歌仙，一座小庙哪容得下这么多送香客，你要是来考伶人的就唱上一句听听，要是来捣乱的么……”

登记乐师抬头看了一眼刘三姐，身后众多衙役凑了过来。刘三姐气不过，刚想张嘴，“不唱歌，不惹事”的咒语忽然在耳边响起，刘三姐只好噤嘴了：“我……我不能唱歌……”正不知怎么下台，一群人把一个小伙子推到了赵乐师面前：“他也要报名。”

刘三姐定睛一看那小伙子，不由自主地轻轻喊了一声：“是他！”

小伙子正是阿牛。

赵乐师抬头打量着穿着补丁衣服，满手老茧的阿牛，眉毛蹙成了疙瘩：“你是捣乱的对不对，没看我们的告示吗？我们招考的是歌伶和舞姬！女人！我们要的是未婚待嫁的女人，你是女人吗？”

“我是男人没错，但你身在乐坊也不是女人啊。”

“我看你真是成心捣乱！我是乐师！是调教这些歌伶和舞姬的，她们唱的曲子都是我们做出来的！”